抗戰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夏曆甲申年 十月初二日

第六一一號

社址：山西興縣
十月初七日小雪廿二日大雪

法共人道報主張取消托辣斯式組織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法國新聞處十月十日訊，目前法國銷數最大的人道報（法國共產黨機關報）日前著論，主張新法國應嚴格取消托辣斯式組織。該報說：國家應迅速向這方面疾進，懲罰賣國份子的最好方法，莫如沒收他們的產業和工廠。該報又說：本報的意見現已逐漸代表大多數人民的輿論，政府不應忽視。

國際通商會議開幕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紐約訊：國際通商會議十日在紐約市郊舉行，與會者有五十二國的商界代表共三百五十餘人，在交換意見研究促進戰後國際貿易問題及方法。蘇聯未派代表出席，僅由蘇聯出口貿易機構駐美代表古羅夫列席旁聽。

勝利反「掃蕩」中

臨南民兵地雷戰 保衛全縣未受損失

（臨南訊）上月二十日，從忻峰增至圪洞之敵僞五百餘（連民伕共千餘），開始竄擾本縣，遭我民兵地雷戰的到處打擊，敵僞毫無所獲，死傷累累，被迫於廿二日倉慌竄向臨縣，全縣除幾家未及運走的一點米麵外，未受一點損失。敵寇首先體會到我地雷戰威力的是在民兵英雄趙街則的村裏，敵寇到他村的兩小時前，他正帶病在家休養，可是一聽說敵人要來，他馬上振作起來，派一個民兵到敵來方向偵察，派另一民兵到地裏集合其他民兵，他自己則動手準備地雷，民兵們從地裏趕回來以後，他派一部在村裏埋雷，兩個上身掩護埋雷和老百姓退却，另一部上山監視敵人。他們剛埋好地雷上了山，村口的三顆地雷爆炸了，當場炸死敵人二名，刺耳的哭叫聲從敵羣中傳出來。民兵趙金則被派到前面看敵人的動靜，正遇敵整隊待發，他向敵哨兵投彈一顆後退回。敵提心吊膽的繼續向車逕方向前進，這一帶雖是新從敵寇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地區，但是已組織起了堅強的民兵。敵人準備在該村吃午飯，但被民兵手榴彈打跑了，只好到鋪底宿營。第二天（廿一日）拂曉敵向大川挺發時，被我民兵截下毛驢三頭，敵企圖到善愛峪包圍我軍主力，但剛一出大川口，即碰到四處山頭上民兵射來的槍彈。在楊塔下山時，民兵的兩顆拉雷響了，敵僞慌亂不堪，這時某村民兵中隊長賀喜生用步槍射擊敵人，斃傷敵人各一，他引誘鬼子進入地雷陣，敵人連槍也不打向他追來，賀喜生第一顆拉雷響了，炸死鬼子一名。敵人不服氣的繼續往前追，第二顆拉雷又響了，這一下才把鬼子嚇退。敵人剛到善愛峪村口，一顆地雷就響了，飢餓的敵人到村裏先搜東西，一推村公所的門，地雷又炸開了，三個鬼子血肉模糊的倒下，兩個受傷。後敵在河灘集合出發，又被劉談旺同志帶民兵四人打了十多槍，傷敵一名；另村民兵以手榴彈尾追敵人，打傷牽回毛驢各一頭，衣物大米一部。是晚敵竄抵臨縣安業一帶。第三日（二十二日）敵分兩路前進，一路經臨南某村時，被我兒童連長帶十二、三歲兒童五個，用他們自己發明的小土炮向敵射擊，使敵未敢進入該村，即從樹家山下山往劉家莊前進。某村段村長帶民兵四人尾追敵人，敵到大峪休息，十七歲的青年民兵郝開則從村長手裏拿過槍，跑向正在集合的敵人，瞄準兩槍打死敵人二名，他高興得拍掌大叫；另一青年民兵郝臨保赤腳追敵十里，腳上都打了血泡，他仍滿不在乎。這時某村民兵分隊長劉生德同志正在吹鼓手喧鬧中給父親出殯，聽說敵人來了，也脫下孝衣，上山打敵人。在四個民兵聯合打擊下，於後劉家莊奪回敵大米四百斤、騾子兩頭、牛驢各一頭。另路敵經清塘進入小川，被我某村民兵大號拉雷炸死鬼子四個，竄往臨北。二十三日臨南即無敵蹤。這次敵人原想偷襲我主力部隊，結果在我主力打擊之前即被民兵打得落荒而逃。由於民兵地雷戰普遍開展，保衛全縣毫無損失，全縣民兵無不盛贊地雷戰的威力。（劉仲成、楊新汝、李璋、李明、王克、張民植）

太原敵高叫防空 人民採取應付態度

（本報訊）在盟機的不斷襲擊下，太原市敵人高叫「防空」，但人民不怕盟機轟炸，完全採取應付態度，敵僞因此不斷發出悲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的僞「山西新民報」及僞雜誌「新唐風」十五期，均以冗長的篇幅登載着「防空」的情形。其中記載八月十六日太原市大規模「防空」演習開始以後，任憑敵僞人員如何奔跑呼叫，有的人仍若無其事的「在屋裏工作不去躲避」，有的則在街上看熱鬧。有的派「女僕去演習，主人仍安居堂上。」燈火管制時，有人根本不理睬，還有的說：「燈火管制也阻止不了飛機的空襲。」因此參加防空演習的，只有敵僞少數軍警，就是在這些少數人之中，也是「動作緩慢」「不認眞」，「缺乏實戰心理」，甚至連「警官的勤作，仍有旁觀之感」。在防空設備上，「各家多半沒有準備」，如消火防火器材，只是爲了應付敵人，「僅僅準備了一小盆水，砂土多半用幾個「好像」是信封的紙袋裝着，有如兒童「玩具」一樣。防空壕挖的很少，而且「多在門口或牆跟下掘成一個淺洞，上覆以很簡單的葦蓆或木屐，再敷一層薄土，表面上看來似乎整齊，實際上至多只是防風而已。前幾天下了幾陣大雨，這樣的防空設備，竟塌毀一半。」於是敵人嘆息着：太原之防空「實在不能使人滿意。」

譚主任在文教大會上 指示部隊宣教工作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譚主任於日前在文教會討論部隊宣教問題時親臨講話。他對部隊宣教工作的任務及方法等若干問題，解釋甚詳。譚主任首先稱：自去年四月政工會議提出改善領導作風、整頓部隊各種關係，特別是官兵關係與認眞嚴肅地執行關於改進對病兵逃兵及落後份子的教育後，經過各級同志們的積極努力，已經獲得了顯著的成績。現在官兵之間充滿着親切和諧的氣象，革命熱情空前增高，一向被認爲不能進步的人，現在都轉變了，進步了，許多鬧過小差的也在新的作風之下改過向善，所有這些，都證明我們方針的正確性。爲貫澈四月會議的精神，譚主任繼續指出這種成績是不能自滿的，必須堅持到底，貫澈到底，要在所有幹部與黨的非黨的積極份子中貫通融會，並普遍起來。因爲貫澈這種工作是我們部隊更加進步的重要環節，同時也是我們宣教工作的重要任務。關於工作的方法，譚主任講：必須切合實際，在這一方面也是有成績的，譬如說教詩等共談的作風是大大減少了。但對於實際的反映還不夠深刻，不夠生動，因而減低了宣教工作的效力。宣教部門不要以爲作這項工作的人數少工作就不好開展，要把眼睛放在幹部和積極份子身上，把他們推動起來便是千百個的宣傳員。根據兩年以來的經驗，示範的效果是很大的，以後還要把這種方法繼續下去，並做得更好。作工作一定要求澈底，不要追求表面，且單純的完成計劃就滿足，宣教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必須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說理的態度，任何歪曲事實武斷欺騙與簡單化的作風都是一種壞作風，必須糾正。此外，我們的各種羣衆運動例如生產整風運動，從開初到結束，都要經歷着不同的階段，宣教工作必須照顧運動中的特點和各種不同的階段，以便推動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做到反映實際又指導實際。宣傳鼓勵口號應當善於照顧，尤其要善於照顧中間份子和落後份子，單單從積極份子方面着眼是不好的。關於文化教育，譚主任講，應當着重在識字，掌握文字工具，文化程度較高的同志也應注意講求文字的應用，並學習與軍事有關的各種知識，如要求的過高，是會失敗的。文化教育中的小先生們很多，但須與行政配合起來，才能發揮其效力。

◇ ◇ ◇

華西日報著論稱：必須澈底改組政府

聯合政府根據民主原則產生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華西日報十月十二日社論「論當前的政治改革」稱：「聯合政府的組織假使根據民主的原則產生，當然可以達到改革之目的，若徒約集少數政黨領袖或一部份負有盛名的士紳參加政府組織而不能以民主的作風貫澈到行政的各階層，那麼聯合政權即使實現，也不能挽救當前的危機。」該報繼謂：「今天中國需要『變』而不需要『亂』，我們也許定是如此。但是如何『變』呢？我們的答覆是要從性質上變，不是變更政府組織的形式所能濟事，不是變更幾個政治上的負責人所能濟事，而是要把不民主的性質變成民主的。」該報謂：「變絕不是亂，反之不變一定會亂，變得不澈底，不從政府的性質上去變，雖不欲亂，而亂卻必然要來。」

交西民兵張開福任玉成 斃敵中隊長等十名 不幸被圍壯烈犧牲

（交西訊）十月十四日東社敵百餘出擾米家莊一帶時，我某村民兵戰鬥隊進行了英勇壯烈的戰鬥。早飯後敵從米家莊山上下來，我民兵戰鬥隊猛烈射擊將敵擊退，民兵張開福、任玉成跟蹤追擊敵退之敵，到郭家莊不幸中敵預伏部隊包圍，二人見突圍無望，抱定犧牲決心，就地臥倒向敵射擊。張開福頭部重傷，直打到最後一粒子彈，把槍扔在河中，拉開最後一顆手榴彈和衝到他面前的三個敵人同歸於盡。任玉成負重傷後用最後一顆子彈射殺衝到他跟前的敵中隊長，高呼：「寧死不當俘虜」的口號，連人帶槍跳入河中英勇殉國、此次戰鬥共打死敵中隊長以下四名，打傷敵六名。張開福、任玉成二位同志英勇戰鬥壯烈犧牲，當地羣衆紛紛慰問其家屬，並誓願幫助民兵爲死者復仇。（張能耀）

美國輿論廣泛要求 改組國民黨專制政府

一切政策須由人民和共產黨同意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據美新聞處訊：紐約時報四日社論稱：「自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即爲擊敗日本而戰。日本企圖統治中國，美國軍隊爲太平洋戰爭而死，即爲中國而死。中國自洛陽、長沙、衡陽失守，桂林危急以來，即遭一連串的失敗。蔣介石的政府需要改組，但美國對於蔣介石政府並非沒有希望，此次納爾遜受命赴華組織軍火生產局，以便加強作戰力量，即其明證。」名記者愛金生爲該報撰文稱：「美國無法應付中國人民及士兵對於日本的英勇鬥爭，如果允許目前中國的情況存在，則更將無法應付。美國對於中國的援助固然是杯水車薪，但如果有人利用這種援助來建立個人的權勢，我認爲連這一點援助都不應該。」該廣播並擇載「美國高級外交人員希望中國政府必須改革，與華北共產黨取得統一，並重新召開參政會討論國事」的主張。美國無綫電評論家史溫稱：中國的分裂與削弱係無可諱言之事，中國必須實現民主與改革，這就要依靠國民黨，但國民黨當權的人對於此種改革並不求實現，甚至不能認清昏庸腐化。美國希望有一個統一而友善的中國，但目前中國既不強盛，又不統一，國民黨似乎認爲沒有理由改變他的政策。但美國亦不能改變我們的政策，美國願與蔣主席合作，過去說斯蒂威將軍是這種合作的障礙，現在這種障礙已經沒有了。但是斯蒂威將軍的召回已給蔣介石主席帶來了新的任務，即是說：蔣介石主席的政策要取得中國人民及共產黨的同意。」「華盛頓日報」發表諾佛爾一文稱：「斯蒂威將軍的奉召回國，表示中國形勢已會變化。就目前言之，中國形勢實屬危急，中國自一九三七年以來已進行七年戰爭，但由於日本的封鎖，使中國與外界隔絕，同時中國軍隊退至封建勢力極爲濃厚的地區，以致封建份子在重慶政權中的權力增長，由封建而來的反動日益抬頭。與共產黨妥協問題原爲政治問題，現一變而爲軍事問題，即團結中國軍事力量戰敗日寇的問題。斯蒂威將軍認爲有此需要，而蔣介石則否。」

芬蘭政府辭職 巴錫基維出組新閣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路透社斯托哥爾姆十一日訊，×××報稱：芬蘭政府已辭職。另據塔斯社赫爾辛基訊：此間社會民主黨報稱：各議會代表於十一月十日舉行聯合會議，決定贊成巴錫基維組織芬蘭新政府。據赫爾辛基無綫電稱：巴錫基維已同意擔任國務總理職務。

靜樂某行政村熱烈進行英雄選舉

眞正爲羣衆服務的人都當選了

（靜樂訊）本縣英雄選舉首先於六區某行政村進行。縣區幹部爲取得經驗，推動全縣各村的選舉，特選派十七個同志下鄉參加工作。經過發動羣衆，由羣衆自己醞釀討論，於十月二十三日正式選出全行政村的英雄模範。縣區幹部下鄉後，首先在幹部、農會、民兵、婦女、兒童及變工隊中普遍進行宣傳動員，還進行座談會，和積極份子個別談話，使羣衆的選舉運動很快開展起來，到處都在交談着英雄模範的事實。某村變工隊在鋤莊稼時還帶着紙，一休息就開小組會往出挑英雄，某村農會會員把全村人一個一個往出比，還三三兩兩的議論張初元、邢象拴，有的就說：「不用選比，看咱靜樂的邢元臉吧，老百姓春天有困難他都給解決了，每次敵人「掃蕩」打死了七個鬼子，保衛了村莊沒受害。」有的說：「咱村尤美富、張三鎖，春天領導清理舊債，互濟種籽口糧，「掃蕩」中炸死了幾個鬼子，夠英雄啦！」經過這樣熱烈醞釀，各村羣衆已把自己所擁護的候選人提出來了，在大會上，展開互相「比」，誰的生產好，誰的戰鬥好。尤美富在羣衆中競選時說：「我的態度有些不好，但幹的都是爲了大家。」邢富山在大會上宣佈自己的成績說：「我放羊還背了二百馱糞，開了三晌生荒，種了十多晌熟地。」大家熱烈的比，某村有三個候選人被比掉了，比出了眞正爲羣衆服務的英雄李果孩、強三立。某村三個候選人比成了一個。此後在全行政村舉行正式選舉大會，會場中展覽着優良的農作物，各村羣衆都來參加選舉，候選人一個一個被介紹着成績，經過大家愼重考慮，票選結果，得票最多的是能爲公忘私的尤美富，佔選票百分之八十，張三鎖、劉繼大、邢蘭則（女）、李文孩等也都被當選了英雄。尤美富興奮極了，胸前戴着紅花上台說：「在舊政權壓迫下咱們還能上個台？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地區，咱們窮人才能翻身當英雄。」會後，人人興奮，議論着明年也當個英雄。（曾崙盛）

（又訊）在大會上被羣衆選爲勞武結合的英雄——變工隊長李文孩，他領導變工隊常是天不明第一個起來打鑼叫大家，利用這空隙往地裏指兩回糞，耕地要掏畔兩個，鋤草揀雜餾的荒草畔，熱天開熟荒，牛休息時他就用鐝頭來刨。他幫助和改造了五個二流子，解決他們糧食、種籽，土地的困難，每天一早總要叫他們四五次。大會上被李文孩教育過來的二流子李茂林競選他當英雄，並說：「有了英雄，二流子也能改好翻身。」搶收秋禾中他幫助抗屬邢樹鎖等收割了七垧半糜穀，給寒類移難民牛林玉割了一垧山藥。對待部隊及傷病員像親兄弟一樣，給傷病員蓋上自己的衣被。見到你的衣服髒了破了，親自動手給你洗補。戰鬥中勇敢得很，八月七日東村敵「掃蕩」天池川，他一晚就襲擊敵人二次，赤足在雨中監視了敵人一個晚上。九月間敵「掃蕩」靜樂，他和其他民兵夜摸敵人住房打了兩顆手榴彈，繳了一匹馬，立即跑上山頭監視敵人，羣衆叫他休息，他說：「一半夜不要緊，你們安心在後邊休息吧。」他常常爲羣衆服務的精神是他能夠當選英雄的主要條件。（馬振江）

羊圈嶺周圍民兵勝利保衛秋收

（靜寧訊）（遲到）羊圈嶺周圍民兵積極打擊敵人，保衛羣衆勝利完成了秋收，某村民兵晝夜在山頭監視敵人。一次敵卅餘包圍該村，民兵在山頭上猛射敵人。敵企圖搜山，又遭民兵打擊，竄回據點。民兵常夜趕到距碉堡一里路內，在路口埋設地雷。第二天敵馱炭牲口經過，地雷爆發，炸死馱騾一頭。又上月十三日，羊圈嶺敵二百餘名到南面竄擾，被我某村民兵迎頭阻擊，打死軍犬一隻，敵即逃回據點。羣衆高興的稱勞民兵肥羊一隻，白麵廿斤。（孫繼先、薛鍵功）

崗放哨，空室清野，一月後就堅決不「維持」敵人了。秋收開始時，在保衛秋收的口號下，又組織了××個民兵，到敵據點附近活動，保衛了秋收。反「維持」勝利後，僅七月至十月四個月中就省掉對敵負担糧一千五百斤，人工百餘，畜工六十餘。由於該村反「維持」獲得了勝利，影響附近村莊，都在空室清野，進行反「維持」鬥爭。（杜保生）

興保兩縣邊境民兵聯防作戰

（保德訊）上月廿八日敵寇在興縣魏家灘時，西裴民兵中隊長高星斗帶領民兵進至姜莊一帶，配合興縣民兵打擊敵人。兩縣邊境民兵集中五十多人，在村邊埋設地雷。當敵人踏響地雷時，民兵趁機出擊，把敵人打退。戰後，大家認爲以後更應加強邊境地區的聯防。（金山）

（保德訊）十一月三日，敵人進擾保德，當晚在橋頭宿營。是夜下流磧民兵埋設地雷，蔽山頭，冒寒守候一夜。次日拂曉，敵進至爆炸區，民兵即沉着拉雷，但因土濕地凍和敵人馬蹄將繩踏住，將繩拉斷，沒有爆炸。敵發覺民兵拉雷，渾喊「看地雷，看地雷」，紛向河邊逃散。趁敵慌亂之際，預伏山頭之某部和民兵一齊向敵射擊，當擊斃敵軍八名，敵用白布包裹，馱在馬上竄去。當我打掃戰場時，又發現被敵遺棄之重傷僞軍一名，我立即抬回村中醫治，但因傷重死去。由於部隊和民兵猛擊，敵未敢進村，我毫無損失，反打下毛驢一頭及其他物品一部。戰鬥後，民兵進行檢討，研究埋雷技術，保證以後要炸死敵人。（任昌、王樹泉）

（靜寧訊）在敵人三面包圍下的某村，二十八戶人家去年僅有三戶有飯吃，羣衆苦不堪言，今年七月以來，在我武工隊宣傳教育下，自動起來站

夜襲西社

定省

在配合興臨反「掃蕩」的戰役中，我軍伸入到文水平川。

我十二大隊於十月十日下午把隊伍集合了，戰士們都興奮地把刺刀插在槍頭上，手榴彈也都掛在胸前，隊長秘密的給了尖兵班長任務，隊伍就開始出發。

夜晚，天黑的太厲害，戰士們緊緊地跟着距離走過了三個村子的護村壕。前邊口令傳下了：「手巾拴在左臂上」，「口令是勝利，集合地點××村」，一個一個地傳到後尾了。隨後班長說：「今晚咱們打西社呢，裏邊僞軍都是料鬼子，地形咱們摸清了，不經打！走！」！隊伍就向前運動。

「跟上、準備好，快走」！互相關照了。

「什麼人」僞軍哨兵在問着。

「走！走！」前邊又關照了。

「什麼人」機槍聲響了，僞軍又問着。

「殺！衝！」我們的步槍聲與手榴彈聲都響開了，房子照的亮亮地。冲鋒班已冲開了門子，「繳槍不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口號在高呼着，戰鬥英雄劉兆祥同志拿着明亮地刺刀高喊着「繳槍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幸！正在這時劉同志肚子上穿過了子彈，倒下了，他在勝利的戰場上犧牲了！

「不行了！繳槍吧」僞軍隊長在喊着。

「繳槍！繳槍！」僞軍在亂叫着。從房上把槍扔下來，跟着冲鋒班上了房，將僞軍全部俘起了。

東面碉堡上的僞軍與我外衛部隊在猛烈地射擊着，機槍步槍聲、手榴彈聲，還參雜着「冲！殺！」聲，火光紅紅地，敵寇五年來統治的黑暗地區，被解放的火光照的瓦礫皆明。

我機槍班長李德明同志頭部中彈，光榮地犧倒了，隨即有人接起來。號聲響了，隊伍在撤退了，全體同志們抗着繳獲的武器，帶着俘虜，在指定地點集合了。

此役：我俘僞軍十七名（內有小隊長一名）擊斃僞軍七人（內有班長二名，繳步槍十八支，子彈一千餘發，電話機一架，其它軍用品很多。

「大大的好，挖吧！」

——反掃蕩小故事——

王光

魏家灘的鐘響了，人們喊着：「敵人從興縣上來了！」村裏的民兵便忙的到處埋地雷，就連茴子白地裏也埋了好幾顆，民兵們忿恨的說：「叫狗日的來了，吃的美美的！」

半後晌，疲困的鬼子，懶洋洋的走進村子，便挨家挨戶的搜索起來。有一股鬼子鬼眉鬼眼的走進一個大院子裏，冷不防「轟」的一聲！地雷爆炸了，炸死好幾個，受傷的爬在那裏哭號起來了。

其餘的鬼子，聽着這可怕的聲音，提心吊胆的夾着尾巴就跑。走出了村，可是餓得眞也難以抬腳，恰好前面是一塊茴子白地，一個鬼子便拍了一下漢奸的肩膀，命令道：「挖菜吃的，」當走到地畔上的時候，鬼子獰笑的說：「圓圓的，大大的好，挖的！」兩人便動起手來「轟！」地雷開花了，鬼子漢奸的頭和腿在空中亂飛……。

這時，埋伏在山上的民兵興奮的站起來向着路上的鬼子高喊：「茴子白大大的好，挖吧！」受驚的鬼子聽見這宏亮而有力的喊聲，吓的就往崖底村跑去了。

臨南

中興社紡織合作社積極進行冬季生產

開染房麻繩舖改進運輸隊

（臨南訊）中興社紡織合作社最近召開社員代表大會，一面清算賬目舉行分紅，一面研究冬季生產工作。決定開辦染房和麻繩舖各一處，進行染布和農具的生產。另設貨郎担，下鄉賣貨和向羣衆宣傳合作社，更好的團結羣衆。代表們對過去的運輸，特別提出了改進的意見：過去運輸不經常，原因是趕腳的人對驢不小心，有出了毛病的，使驢主人不放心。變工計工也沒算好，趕驢的人走了，家裏莊稼無人照顧，同時趕腳的人也有私心，自己的驢馱東西賣的錢多，給別人捎趕的驢，馱東西賣錢少。根據這些毛病，大家認爲：要把毛驢作價作爲合作社的股金，毛驢壞了由大家負責，這樣腳夫就會關心毛驢了。其次，決定一個人趕兩頭毛驢頂一個工，原驢主在家給種地，實行變工，這樣能使腳夫安心營業，雙方有利。第三，驢馱的東西，按馱的輕重計斤均分，就可克服腳夫賤賣的現象。經過此代表大會，最近合作社有六百多人集股十六萬餘元，進一步發展了合作社。（白汝浩、强茂春、李孝義、徐思忠）

農民段成寬醒悟了

明年一定要好好開闊　擁護政府的一切號召

（靜寧訊）靜三區某村農民段成寬，以前對政府號召組織變工互助是懷疑的。最近他在秋中積極參加了變工組，並在羣衆會上對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表示非常後悔，他說：「本來政府處處爲咱們老百姓想辦法，要咱們參加變工隊多多生產，我却以爲變工隊是爲了調查土地和產量，將來好徵公糧；公家號召多開荒，我想這年頭弄夠吃了就行了，多創開那些作甚!?沒想到政府主要是爲老百姓的日子好些，公家又努力生產，這都是爲了減輕老百姓負担，今年邊區減徵公糧一萬四千石，咱們縣裏減徵六百大石。我眞是灰下了，看你們開了許多生熟荒，荒地產量還不徵公糧，那天到區上，聽說咱區今年開了一萬多，我區能打三千多石糧食，我聽着的連一犁荒地也沒開，我的光景人家發了，我看着明年一定要好好開闊，擁護政府的一切號召。」會上另一農民宋滿後說：「吃不窮穿不窮，計劃不到一世窮；政府處處爲咱們老百姓打算，咱們一定要擁護咱們政府的主張！」（邢錦堂）

興縣何子坪、離石下段口

讀報組轉爲民辦學校

（興縣訊）六區何子坪村羣衆，今年夏鋤變工中因爲吸取別處變工經驗，成立了讀報組，後來由於讀報引起大家識字的要求，又創辦民衆夜校，變工請了村內一個知識分子呂好喜當教員（給他免抗戰勤務），給大家教字，並組織讀報工作。呂好喜教字方法實際，他先給大家教路條、糧票、鈔票上等常用的字，每個字分開講，然後合成「變工互助好」等句子，又叫人在黑板上寫，大家集體研究，這樣大家很快學會了看路條、寫路條，連最笨的呂圪羝一月中也認了四十多個字。讀報也很實際，不單推動了變工生產，還推動了防奸工作，一次從報上讀了防奸消息，大家檢討過去放鬆工作做得不夠，馬上就加強起來。現在夜校已成全村活動中心，羣衆、幹部和民兵有什麼事都到這裏來商量。（志成、呂懷瑞）

（離石訊）下段口村變工隊讀報過程中，羣衆提出「不識字，記工、開路條都困難」，村幹部提議創立民辦學校，大家立即同意，並推劉向山當教員。第二天開大會，大家都說文化上也要翻身，給自己子女報了名，九一八正式開學。劉向山教「站崗」、「空室清野」、「秋收」等聯句，兒童很感興趣，後來婦女，民兵看着好，也都相繼報名入學，他們不單在學校認字，而且就在這兒拐綫、縫衣服和研究民兵工作，現在全村五分之四的人都團結到學校裏來了。（王正選）

又、李家塔青年民兵自動成立識字班，分爲兩組，每夜到小學學習一次，他們從前不會寫路條、打算盤，今年四月到現在，學習最好的李光清、李逢堂已學會多位加減法，單位乘除法，並會開路條寫敵情報告，最差的也能認八九十個字，又、因感報紙對生產等幫助很大，該村羣衆已由聽小學教員讀報進而自動成立讀報組，由變工組長領導，每三天讀一次。（任守禧）

（靜寧訊）寧五區某村少數都信了壞人造謠的農民，因未參加村裏的變工開荒，現在非常後悔。該村在組織開荒時，曾有壞份子說：「今年你們開下荒地，秋收後公家抽十分之七，下剩還要徵公糧！」「組織變工是要共產，秋收時政府要緊官場面呀！」進行破壞，農民侯全、賈八林耐心的用新政權減租減息、荒地免徵公糧等法令的澈底執行，說明政府沒有一句話是哄人，來與壞份子鬥爭，終於組織了六個變工小組和一個開荒隊，並將農會清算出的七斗貪汚糧拿出解決了開荒隊中口糧困難。趕下種時開下生荒六十畝。在變工互助下，夏鋤、秋收都勝利完成啦，開荒隊的莜麥打了十二石，除種子外，每個隊員淨分一石多。沒有參加開荒變工的人，都後悔說：「看人家變工開荒的多好；壞種們造謠說公家要多徵公糧，公家給咱縣減了六百大石公糧呢」！（張玉柱）

意境盟軍攻佔福利

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 要求承認敵後游擊部隊

據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羅馬消息：英第八軍於十一日攻克德軍重要交通中心福利城（聖馬力諾西北二十八哩），該城以南蒙頓河以東的敵軍全被肅清，[illegible]以西重要據點蒙特波拉也被攻克。

又據羅馬無綫電台十一日廣播：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在羅馬舉行的大會上，一致強調自由意大利一切解放部隊與依然在德寇佔領區作戰的各部隊的團結一致，以及民族解放委員會意大利愛國者在對德寇侵略者鬥爭共同事業中所作的貢獻，並要求意大利政府承認在北意作戰的游擊部隊為意軍的構成部份。

麥次前綫美軍 向薩爾布律根推進

據新華社延安電：綜合各方電訊，美第三軍在麥次以南全部綫向東北德邊境推進，離邊界上的薩爾布律根不到二十五哩，並在麥次東南九哩的尼德河上建立新渡口，麥次益受威脅。據偵察報告，該城德國守軍十日夜已開始向東撤退。麥次以北科尼格馬齊區的美第三軍，擊退德軍小規模反攻，擴展其在律摩塞爾（離德邊境二哩半）的新陣地。美第三軍坦克十三日冒大風雪前進，刻已進至離馬奇諾防綫不及十哩的羅維比。據德寇廣播：美第三軍以坦克六百輛進攻薩爾河流域，德軍後備隊正在美第三軍右翼某地與美裝甲部隊發生大規模戰鬥。美第一軍不顧廣佈的地雷，在亞琛東南的霍根森林稍有進展。

荷境英軍前綫沉寂。

斯羅邱即將會談

會談地點正選擇中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路透社倫敦訊：由於羅、斯、邱在最近將來會談，（除地點選擇尚未決定外），現已實際上確定，倫敦人士均望斯大林元帥及羅斯福總統可能赴英國首都會晤。邱吉爾首相有一[illegible]前，邀請斯大林訪問倫敦的請柬已發出，但迄今未得回信。此間雖然盼望蘇聯領袖能來到英國，但邱吉爾與羅斯福均承認此事實，即斯大林指導着蘇聯的整個戰爭努力，因此一般說來，他很困難長期離開蘇聯。一般認為三大領袖可能於中東某處會晤，或甚至在阿拉斯加某地會晤。但不論他們在什麼地方會晤，羅斯福極有可能訪問倫敦，此訪問或在三強會議之先，或在三強會議之後。

納粹慕尼黑暴動週年 在淒涼沉默中渡過

希魔沒講話據說已精疲力竭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倫敦訊，納粹黨已延期舉行其慕尼黑啤酒店暴動二十一週年的「神聖紀念」，據說是因為總動員令禁止舉行任何慶祝會。八日晚，德國電台廣播節目不時受怪聲的干擾，怪聲時問：「希特勒今天何以不發言？」一般人對於希特勒該日未發表演說，均感興趣，因該日希特勒照例必發表演說，此種情形自開戰以來尚為第一次。英國各報以極顯著的地位登載這消息。泰晤士報外交訪員稱「希特勒昨晚沉默，暗示數日前由德國通過可靠方面傳出來的消息，可能是確實的，消息宣稱，最近被希特勒召去的神經專家，發見他處於精疲力竭的狀態，立即勸他完全休息，數週不做任何工作。最近戈林亦不露面，帝國的領導似乎是交給了希姆萊、波爾曼、戈培爾及其參謀部」。

陳團長發宏英勇殉國

蘇北各界舉行公葬

新華社華中十四日電：新四軍蘇北合德鎮戰鬥中，陳團長發宏同志不幸負傷，光榮殉國，鹽阜區各界代表五百餘人十月二十九日在抗日烈士紀念塔上舉行隆重的公葬典禮。陳團長陝西人，廿九歲。一九三一年參加陝北紅軍，在歷次戰鬥中，均堅決頑強，身先士卒。此次負傷，自己知道傷勢很重，說：「犧牲是革命軍人的本份」，甚至在神志不清時還高呼：「同志們，衝呀！」黃師長送他的輓聯是「痛一彈無情奪我勇將；願三軍用命殲彼頑兇」。公葬時，政治主任代表黃師長主祭，李政委在公葬典禮中說：「陳團長的第一個優點是堅定，從他參加革命起，不管在任何艱苦環境下，都能站得住。他是一個不識字的貧農，但由於他的努力，在黨的教育下，現在已經可以寫文章。他又是一個勇將，無論那一次戰鬥，他都在最前綫指揮作戰，受過很多次傷。」當大家扶着陳團長遺體下葬時，羣眾圍繞着奏着哀樂，全場十分悲壯肅穆。

要聞簡訊

△據東京廣播稱：未明數目的敵方軍艦，逼近硫磺島，轟擊該島，十一日白晝敵B二四式機曾分批襲硫磺島。

邱吉爾稱：盟國將充分援法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據合眾社巴黎訊：邱吉爾十二日在巴黎的招待會上以法語演說稱：德國可能在六個月內被擊敗，同盟國將盡其能力供給法國以充分的軍事裝備，使其能在戰爭下餘期間內擔當首要任務。據路透社巴黎訊，法政府十三日發表公報稱：英法兩政府仍繼續會談，其意見完全一致。又訊，艾登已自巴黎返英。

魯南一軍分區 檢閱夏季整訓成績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魯南一軍分區於日前舉行第一次夏季整軍檢閱大會，總結夏季整軍成績，準備冬季大練兵。會中三百餘人光榮受獎。據此次測驗結果，第一，射擊方面：實彈射擊以九連成績最好，普通射擊百米距離一米直徑環靶中靶人數佔全連人數百分之九十八點一，中靶彈數佔發彈數百分之九十三點一，射擊中靶十五環以上者佔全連人數百分之八十點三，特等射手及排以上幹部百五十米距離中靶人數彈數百分之百，每人平均一二十環點八，每彈平均六點九環。學科測驗以軍區特一連成績最好，合格人數佔百分之九十六，平均每人八十四點二分。瞄三角以軍區特二連成績最好，三角小到十厘米以內的佔百分之九十點九，五厘米以內的佔百分之七十點八，總成績十厘米以內的佔百分之七十九點三八。個人成績以王繼法×××張金奎范培生白京玉黃夜洧等六名為最好，被選為朱德射擊手。步槍特等射擊手百五十米距離射擊在十二環以上，測驗在八十分以上者共一百二十四名，機槍特射手五發四中以上測驗在八十分以上者共廿六名，普通射手百米距離射擊在二十八環以上測驗八十分以上者共一百七十九名，輕重機槍五發中三者二十一名，全中六名，在二十八環以上。××寶同志則打破一切紀錄，中三十環。第二、投彈：以三連成績最好，投遠三十米以上者佔百分之七十，投彈命中百分之四十三點八，投高百分之四十五。第三、體育運動：以五連成績最好，四千米越野賽跑於二十分四十六秒跑到，掉隊人數僅佔百分之五，爬障礙持槍全部通過者佔百分之八十八點四，快步競走以一營二連最快，一千米十五分四十秒到達終點。

威海衛近郊民兵 打擊出外搶糧敵

新華社山東電：威海衛新解放區的民兵，近日活躍威市近郊，九次擾亂敵偽築據點，並破路三十餘里，拆石橋九座，並多次截獲運往威市的大批米、小麥、偽鈔、燒酒等。十月八日，敵偽百餘乘汽艇在茅子草海口登陸，當即遭到民兵阻擊，當敵夜宿徐家莊山上時，我民兵襲擊敵偽班哨，嚇得敵偽一夜未敢睡覺。次日，敵偽復遭民兵阻擊，倉惶竄回威市。

綏德分區司法會議 總結調解工作經驗

還討論了審判、領導、監所問題

新華社延安電：綏德訊，綏德分區司法會議自九月廿六日起連開了十二天，到會各縣審判員各區鄉調解模範等共三十餘人。在多調解少判決的方針下，會議研究了調解、審判、監所、領導等四大中心問題。關於調解工作，分區已開始走向普及，一年來與綏縣就沒有一個上訴案子，該縣全區一年中調解了七十四件羣眾糾紛，只有一個土地案子是縣上解決的，其他各地的許多民刑案件亦多能通過有威信的鄉村公正人士勞動英雄合作社以及村鄉幹部等求得迅速調解解決，並且在此過程中產生了郭維德等許多羣眾調解模範。大會總結了他們的調解經驗，規定了調解工作的六項注意：（一）首先要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二）認真負責，不要私情；（三）要耐心說服，不怕麻煩；（四）要發揚民主，用羣眾的知識和力量調解羣眾的糾紛；（五）要把調解的好壞典型教育羣眾；（六）要懂得如何啟發和鬥爭壞人。並決定各區鄉應按照具體情形組織調解委員會，由羣眾自己選出公正人士負責。關於審判工作，大會認為目前進步很大，大部份司法工作同志均能認識新民主主義的法律是保護人民的工具，司法工作者應着重教育人民，不是簡單的斷案，並號召司法工作者深入鄉村，用馬錫五審判方式，就地解決民間大小糾紛，同時為避免浪費民財，不必花錢請人寫狀子，以後告狀可以自己來說或者寫個便條就行。關於司法工作的領導問題，大會認為這是決定工作成敗的主要因素，但分區目前仍存在着就案論案和對司法政策方針注意不夠等現象，為此，會上提出各級政府以後對司法工作應討論研究，並應注意培養羣眾中司法幹部。關於監所問題，楊副專員在總結報告裏指出要創造模範監獄和看守所，並說我們的監獄要變成犯人的學校，要訂出犯人生產學習的個人計劃，注意犯人的衛生和文化娛樂，使他們出監以後，無論在思想上行動上或生活上都有進步，能變成社會上的好人。

山東解放區 工業建設發展迅速

紡織機器化學造紙各業成績均優異

新華社山東電：山東會於八月舉行第一屆工業展覽會，參加者有魯中、膠東、濱海三區，魯南、渤海兩區因交通不便，未能及時參加。在展覽品中，以膠東部份最惹人注目。魯中過去被視為窮鄉僻野，近年來在省工商管理局直接領導下，工業方面逐漸有所發展，展覽會中陳列着不少成績。濱海區工業歷史甚短，但成績亦甚可觀，其棉織品僅次於膠東，該區新建的煤礦、金礦、鐵礦、硝礦等均在力求發展中。展覽會歷時五日，觀眾萬人，他們對解放區工業以短促時間能有如此成績，無不稱讚。

山東各地紡織業近來有很大發展，其中尤以膠東發展最為迅速，當一九四一年專署剛發出紡織號召時，因戰前洋布充斥商場，土布完全被排擠，僅有四五十歲的老大娘才會紡綫，但僅經三年，現在紡織已成為膠東農村主要副業。根據東海、北海兩區極不完全的統計，現有民間紡織合作社三六六處，社員三九．四九三人，股金二．四五五．一二三元，紡車一零五．七零五輛，鐵機二七二架，腰機（與小機同）二零．一二四架，拉梭機五零九架，軋花機一七三座，彈花機一零三五二架，合股機二二架，大織布工廠、作坊有幾十個，這些工廠不僅織了很多土布，而且織了很多綫呢、斜紋、嗶嘰、市布等，其質量絕不下於外來貨。膠東區布疋目前已做到全部自給，並可出口一部份。

魯中山區蠶產絲綢，棉織品基礎較弱，但在省工業管理局有計劃的扶助下，現已有合作社二二一處（其中紡織合作社佔百分之九十），社員五五．零零零人，股金一百零九萬元，另由政府貸款一百六十萬元，據今年上半年統計，魯中區共有紡車兩萬八千餘輛，比上年增加一倍半，有織布機二．九零零架，比上年增加二倍半，共有紡織工人三萬五千餘人，其中外來難民及抗屬約四千五百人，今年上半年已織成土布二萬二千疋，共得淨利一百萬元，羣眾勞動收入九百三十四萬元。魯中區布疋已大部做到自給。

濱海區紡織業去年下半年才開始建立，但發展甚快，截至本年七月底止，根據不完全統計，共有鐵機一．一四三架，小機三．四五三架，彈花機一九八架，紡車五二．五零二輛，比去年底增加一倍以上，合作社共一八六處（其中主要是紡織社），比去年底增加六倍弱，政府貸款共為二百四十五萬元，有幾個大紡織廠出品精良，僅次膠東。目前濱海區布疋也能自給一半了。

尤其使人興奮的是膠東各公營鐵廠仿造的各種機器，包括熔鐵爐、機器磨、利民犁、水車、紡紗機、彈花機、織布機、石印機、織襪機、織毛巾機等二十餘種。自製熔鐵爐，每小時能熔鐵二百斤；機器磨每天能磨小麥六七百斤，織布、紡紗、倒綫等機均為興業機械廠滿書閣技師苦心研究，模仿製成者。利民犁比普通犁耕地又深又快，現正研究如何更切實用。為供給民間需要，各工廠正大量製造水車，已能月產二二五架，該水車用一個馬拉，每天能灌地四十餘畝。這十多家公私鐵廠都是一九四二年底才開始創辦的，但發展甚快，現共有資金（北海幣）六百餘萬元，這將是新山東工業化的基礎。

膠東的化學工業發展最快，東海、西海兩化學實驗室曾從松木裏提煉出木焦油，每日製造硫磺數百斤，其他如方鉛、硅素、硫酸、火鹼、無烟火藥、藥棉、蒸溜水等的製造均試製成功，甘油、藥布、硝化棉等的製造解決了解放區醫藥的困難。此外，尚能製造電池、自來水筆、自來水筆桿等，大眾鋼筆製造了琺瑯鋁合金，尖端鑲以硬銀，堅固耐用，定價每支僅「北海」幣四十五元，銷行於膠東各地。自東海化學實驗室自製火鹼後，肥皂業大量發展，現僅東海區即有五百餘家（戰前不過二三十家），出品不僅夠自己用，且可部份出口。此外，如蠟燭、油墨、槍油及各種日常化學用品，均能自製自足。

各區都能製造紙張，魯中有利魯紙廠，出產一種文化紙，可用鋼筆寫字，該廠現有二十九個池，每池每天能出紙一．八零零張，不久即可供報紙與印書之用。膠東東和利紙廠正在提高質量，大量生產代替白報紙。濱海光華紙廠出產火紙，與外來貨質量相同，但價格甚低。該工廠自改為工資分紅制後，產量大大提高，一九四二年草創時平均每人每天撈紙三百五十張，以後固定工資時，每人每天撈一千四百至一千六百張，現在每人每天撈三千張至三千六百張。

「豐收」？

廖蓋隆

每年要徵糧的時候，國民黨當局照例是要出來宣佈一次全國大豐收的，前年、去年如此，今年亦然，要人們演說，『專家』們『統計』，總在證明着如何大熟，如何增產，換言之，總在證明着還可以多徵些糧食，而照例每年的徵糧額都比上一年多得多，也不管災荒綿延了多少省，災民餓死了多少百萬！今年就更不同了，七月初起好些省份的糧價即在下跌，甚至『有跌到百分之五十者』（九月六日徐堪報告）；孔祥熙也在說：『最近中國西部農產良好，糧價已見下跌』（中央社七月四日紐約電）；蔣介石也在說『豐收』，不但『豐收』，而且『到處豐收』（九月五日對國參會演說），並且據說因此經濟已得到『相當穩定了。』

但是人們卻看見了以下那些完全不同的事實。

四川，照徐堪說，是最爲空前大熟，一年生產，兩年也吃不了的。（九月九日新蜀報所引）『然而，據可靠消息，川北一帶農民的米口袋，並沒有裝滿，怪得很，怪得很！』（同上新蜀報『金鋼鑽』欄）怪得很，川省臨參會向議長六月間是曾經呼籲的：『今年全川有大多數縣份雨水失調，旱象已成，人民負担過重，十室九空……現在川北有許多縣份，災情很重，眞是險象環生……』（華西日報六月七日）七月的官方消息亦說：有『少數』縣份因旱歉收，省府正轉請減賦中。（七月四日新蜀報）在渠縣，『因旱多未插秧。』（七月五日同報）在萬縣，『久旱不雨，當局迎合羣衆，禁屠祈雨，八月三日午後狂風挾雨後，巨雹、禾稼受傷極重，爲四十年未有。』（經濟新聞三卷十期）『遂寧本年旱災，小春歉收，插秧亦減少。』（九月十二日華西日報）『奉節久旱，農人歉收。』（九月十八日新蜀報）就照四川省政府九月二日所公佈的夏收作物成數來看吧，據說（自然是努力誇大了的）秈稻、紅苕、玉米收七成一，棉花、甘蔗收六成；就算這樣吧，這就能說是『兩年吃不完』的『大豐收』?!眞是很特別的經濟學！

在陝西，祝紹周在一次演說中也是堅稱『本省各地今年豐收』的。參政員張守約則說成這樣：『可惜今年秋收逢旱，收成沒有去年豐稔』（九月四日新蜀報）。其實去年的『豐稔』就是『陝西平均是收五六成』的（八月十一日華西日報），今年還要『不如』，那麼到底怎麼樣呢？七月十三日新華日報載：『河南蝗蟲向西飛竄，商縣婦女小孩子恐慌啼哭』；而沔縣則是『暴風和雹災』。同報八月十三日又載：『從五月中旬大雨傷農後，一直就沒有下過雨，現在是大旱成災了，西安市郊秋田，盡告枯焦，而蝗蟲則分五路襲來：（一）豫西南一路，襲商南、雒南……等縣；（二）鄂西北一路襲白河；（三）黃河東岸一路襲平民、朝邑、郃陽……等縣；（四）豫西一路襲潼關、渭南、華陰……等縣；（五）各路抽起，又形成大會合勢態，就又大肆飛掠長安、三原、涇陽、富平、咸陽、醴泉、興平、武功等關中膏腴縣份，秋禾多成空稃。又據農業改進所方面談稱：『此次來襲蝗蟲多交尾生卵，待過月餘，恐將不知有甚於夏蝗若干倍的秋蝗發生，對晚秋田不更屬危險。』

河南，在豫西，『內鄉、鎭平、淅川、鄧縣……這幾縣都是丘陵地帶，生產雜糧，而今年秋天苦旱，五十多天沒下雨，更加『少數』地方發生蝗蟲，收成是全部都完了。……河南眞是千災萬難，在災難中掙扎生存……這兩年河南人嚇慘了（！）一副胃口，一年到頭吃紅薯，能吃之不厭（！）』（『郭仲隗自河南來』九月十三日大公報）在豫南，『據豫南來人談：正陽、確山、潢川、商城、固始等地很久沒下雨，苦象又成。加以蝗蟲未盡消，災情很嚴重。』（八月十三日新華日報）同時，人所咸知的，在豫南爆發了十萬人的民變。

在安徽國民黨統治區，則『苦旱，已有十二縣報災。』（中央社八月十八日電）

在湖北國民黨統治區，據中央社九月二十一日重慶電：『鄂北光化等二十多縣大旱兼蝗，待賑饑民達一百三十多萬，鄂省府已派各員赴渝呼籲。九月二十一日開第一次座談會，同鄉居正、何成濬等一百多人出席，決議請求中樞減免全災區徵實徵購及軍糧配額，並請撥二萬萬元急賑』。又據中央社十月十二日電，鄂北行署估計，鄂北十八縣蝗旱災，受害田畝八百五十萬市畝，災民二百七十四萬人，待賑者已達一百六十八萬九千人。

江西，據中央社八月八日電：『贛東濱東等，入夏久旱，禾苗枯死甚多』；又九月十七日電：『蓮花、萍鄉二縣災情異常嚴重，人民無以爲生。』

湖南吳縣等亦大旱，農民甚憂（八月十九日新華日報）。湘北一帶，則『去年因蟲災歉收，打下幾粒穀，除交公、軍糧外，卻被田主商人搶起了。現在青黃不接，有丟開家而獨自自殺的家長。張全達這個老實的農民，半月前已與他的病妻及二女吃黃藥（毛莨）死去了；那天見他時他很沉默，誰知老實農民的沉默，有着多麼沉重啊！』（『湘北來鴻』七月九日新華日報）

浙江，據浙江籍參政員說，亦是『年成荒歉，擬請核減徵糧額。』（九月十七日商務日報）

綏遠，『伊盟一帶雨水之多，爲三十年來所未有，反多成災。』（中央社九月十七日綏西電）

最後，貴州也有蟲災，黃平縣長因不注意捕蝗，被地方政府記過一次，茲貴、筑縣也發現蟲害。（九月三日國民公報）餘慶，亦有蟲災。（經濟新聞三卷十期）

根據以上報紙和通訊的不完全材料，受災省份即有十個之多。自然，由於國民黨當局禁止報導事實（例如七月十三日新華日報登的陝南災情，都被繳了紙版）的檢査制度，因此還還不能說是事實眞相的全部。照農林部次長雷法章九月八日在參政會上的報告，可以這樣來概括：『佔領點和綫的是日本人，佔領面的是蝗蟲。』（九月九日商務日報）

確實也還有不會受災的地區，然而在那裏，『到處感覺到人力、畜力和肥料的缺乏』、『收成只有往年的半數』（豫陝的例子，八月十一日華西日報）；在鄉裏『田裏雜草叢生，……農業生產甚爲衰落。』（重慶市郊的例子，七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就在廣西，也只是『年成平穩』（林虎談，見九月四日新蜀報）而已，況且『下季收成還不知道怎麼樣』呢。（九月四日廣西日報社論）『豐收』何在？

確實有些地方（不受災或受災不太嚴重的地方）糧價是下跌，或者平穩的，另外的地方如湘、黔、滇一帶的物價和糧食仍在上漲。然而糧價下跌。在某些場合，如成都的每老斗米由一千五百元跌到一千元，是由於：『（一）秋季新米容易生蟲，故囤積者拋出糧食；（二）大小銀行都在結賬，銀根頗緊』，收購者較少。（八月一日新華日報）而在稍大多數場合，乃是由於糧食囤積者，在新穀登場時，利用農民必須立即出售糧食而趁火打刧的結果。農民所以要出賣糧食，不是因爲他有很多糧食（富裕），而是因爲他貧窮（等着錢還債、納稅、買些油鹽等等）。例如四川的情況，『十個們硬是喊老火，一年來都是幹高粱把，麥藁藁，連這樣低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有時還要吃仙米（細質土），到青杠林檢菌子吃，被生活所迫而瘋狂的也有，病死餓死的也不少！並且他們還背着一屁股的賬』；然而正因爲他們除徵糧徵租外，還要償還一屁股的賬等等，所以他們要出賣餘下的一點糧食，『「米販子」知道……糧食這時一定要賣，所以故意「卡倒」買』（新華日報八月三日一個小學教師的投書），這樣糧食下跌了。結果形成了『嚴重的穀賤傷農的現象』（林虎談，九月四日新蜀報）。把官方六月底的一個分類物價指數（它說明，糧食漲價比衣料等漲價低一倍還多——商務日報八月十五日），其後，桂林八月底止的物價變動（糧食不漲，日用品均漲一倍——九月四日新蜀報林虎談）及我們收到的九月十四日高陵縣府要求增加公務員米貼的通電（上面說，麥價跌，物價漲，要求增加一倍米貼）比較一下，就可知道在穀賤的現在，農民還得不到農產品實際價值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是被糧食囤積者和工業品囤積者剝奪去了。年成荒歉，同時却『穀賤傷農』的矛盾現象今年絕不是第一次，比如去年江西夏秋旱、水、蟲災使全省收成損失四五成收入，但去年秋間，由於『地主、高利貸者苛捐雜稅，迫及他們（農民）不得不把僅剩的農產品趕市拋售』，因而糧價猛跌，此期間農民購買力 即至少損失一倍。（『贛省農情』——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前綫日報）就是明顯的例證。的確，這也是一種『豐收』，但這『豐收』卻僅僅是官僚資本家囤積居奇發國難財者的『豐收』啊！這不正是農民的飢荒麼？

其實，國民黨當局，例如蔣介石自己，又何嘗相信眞的豐收了呢？他是明明知道到處災荒的，所以故意說成『到處豐收』者，爲的是找到不准請求減免田賦的藉口。你看，他說：『因災減免，應依法定程序勘報核定，不得估計總數請核定，並嚴禁虛報災情及預提賑債。』（蔣指示徵糧——九月一日大公報）甚麼叫做勘報核定呢？比方，雲南許多縣去年受災程度從五成到七成，請減田賦，到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財政部才批下來了，說『遵照委座三十一年馬手啓電令，經災不得率報，……在非常時期凡受災七成以下者，一律不准減免，透經辦理有案，各省專同一律』，不准。（七月二十八日雲南日報）原來如此！受災不得免賦！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前年河南參政員郭仲隗說的話了：『河南……今年的災荒不會不是偌大的軍糧所構成的，還說災荒是假的！』（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廣西日報）爲甚麼說是假的呢？因爲政府已經宣佈是『豐收』，誰敢把災荒就說是災荒，而不說是『豐收』麼？那就是『破壞國家政令統一』！

又試統計一下吧，從民國三十年到現在止，國民黨統治下的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一（前、去年豫粵省大災，餓死農民千多萬，今年四月到十月止喪失了一百零二縣，共計人口四千萬），糧食產量，光光因爲湖南產糧區的淪陷，就要減少八分之一，加以十省受災及各地農民被剝削得極度減產，糧食總產量還要減少許多許多；但同時期內，徵糧數額卻從五千萬石增至一萬萬多石（數倍於此的浮收還不算），即增加了一倍。大後方農民負担之苛重，可以想見。一萬萬石糧食的大部份是被軍閥官僚們拿去囤積發財，而數百萬士兵、公務員則陷於飢寒交迫。這又是公開的秘密。不顧人民的死活，不顧其災荒飢餓是如何嚴重，反而比前數倍地加緊敲詐以肥私囊，這乃是殘民以逞的國民黨寡頭統治者一羣的『豐收』，也就是農民的貧窮飢餓死亡啊！

「吉田為天皇陣亡」！

——與城據點敵軍厭戰故事——

洪波

吉田躺在「天皇」賜給的軍毯裏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想着那天上午家裏給他寄來的信；他好像又在反復的讀着那封信：『……妻子被衣本家們拉到工廠裏去了……六七十歲的父母餓着肚皮，病的快死了……叫想辦法：唉！有什麼辦法想!?』他又翻了個身。想到眼前的苦景：『這碉堡上共七個人，自己是剛被調來的新兵，別人都擺出老兵的資格……特別是那個猴臉的曹長……挨打受氣，吃不飽，什麼倒霉的事都是自己的……』於是越想越痛苦，眼淚把枕頭的包袱都濕透了。

遠遠的傳來雞啼的聲音，吉田更焦急了，好像不願意再見白天似的，他馬上從軍毯裏爬起來，看看天還是黑黢黢的；又看了看別人、都睡的像死豬，還有站崗的井川爬在碉堡的墻子中間打着酐聲。他沉思了一回，突然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把帶刺刀的皮帶緊到腰裏，悄悄的匆匆的跳出碉堡的門，走了……。

東邊山頂上剛剛發白，那個猴臉的曹長就像發了瘋似的把其他鬼子叫起來，大家都不見了吉田。

『混蛋！站崗的有!?他的上那裏去了！』猴臉曹長發怒了。

可是並沒有人回答，曹長就跑上跑下的找了一陣也沒有影，他自己想：『皇軍是不能出去找的，走上十幾步遠，就會碰上「土八路」的子彈丸』。只好把這任務交給了漢奸趙子財。

剛吃飯的時候，趙子財滿身塵土，滿頭是汗的跑回來，曹長還沒等他喘過氣來，急問：

『你的！找見了沒有?』

『唉！太君：我告訴你，找是找到了……可是……』趙子財有點不敢說似的。

『找到的，爲什麼不回來！嗯?』

『太君，他用刺刀自殺了，就死在後邊的山溝裏。』

『你的混蛋！不准亂說的，要死啦死啦的……你回去』。漢奸趙子財莫明其妙的出了碉堡。

到黑夜，碉堡裏在猴臉曹長的指揮下，把機關槍步槍架起朝着外面亂放了一陣；猴臉曹長又親自跑到自衛團裏要了兩支爛步槍與兩顆手榴彈，放到泥水坑裏沾了些泥；在本村要了四個民伕，把吉田的屍首送到信義中隊部去了。另外有一封報告：

『昨天夜九點鐘，來了一百多八路攻打碉堡，被我們把他們打退了；打死兩個八路，繳獲步槍兩支，手榴彈兩顆。吉田爲天皇陣亡……』

十月二十二日

把大武的鬼子禁閉起來

軍．定

在西陽巴戰鬥之前，我軍一部曾把大武敵據點圍困起來，戰士們在碉堡周圍隱蔽着，注視着碉堡中鬼子的動靜。因在孤伶伶的碉堡裏的鬼子，怕得耳熱眼跳，很不安靜。

圍困起來的第二天一早，天剛亮，就有一個鬼子從窩裏爬出來，穿着黃衣服，眨着綿羊樣的眼睛，怪頭怪腦地從碉堡上下來大便。剛蹲下去，已早被我神槍手吳貴同志選擇爲射擊的對象了，他穩了穩槍瞄準後，呼的一聲，就看見那鬼子連屎也不拉了，一隻手提着褲腰，一隻手按着他的大腿，一顛一拐的滾上了碉堡，原來這一槍正打中鬼子的大腿上。

太陽昇起來，陽光照到碉堡的側面，秋天的晨風瑟瑟地吹着，地裏的莊稼不住的搖動，葉子發出嘶嘶嘶嘶的叫聲。困了一夜的鬼子，以爲八路軍撤走了，有一個探頭探腦地在碉堡門口露出半個頭來，用一雙老鼠似的眼睛，偷怯地向外探望，看外面有沒有動靜。我們就成靜着了，鬼子的頭越向外探着，一會就露出了整個腦袋。這整個腦袋恰好又作了李振全同志射擊的活人頭靶，他端正了槍一打，鬼子的頭立即就不見了，只聽見碉堡裏的鬼子嘰哩咕嚕的亂了一陣。

從這兩次後，一連三天再也看不見一個鬼子敢露出頭來，鬼子拉屎也不敢出來，要出來，還得先有一個鬼子給放着瞭望哨。

第四天的下午，大武南邊十幾里的地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槍砲聲震得碉堡裏的鬼子發了慌，互相觀望着，但都困在碉堡裏一動也不敢動，無聊地依偎着什麼神靈保佑他們。